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九——二十一日)

十余年来，世界革命之怒潮，澎湃腾激，无远弗届。以例举之，葡萄牙革命¹矣，墨西哥革命²矣，吾华革命³矣。他如印度、土耳其之青年革命运动⁴，亦有渐即燎原之势矣。而革命之酝酿最久，国民之牺牲最多，屡起屡仆，卒未告厥成功，以苏其困苦颠连于专制政下之民生者，厥惟宫庭阴谋政治根深蒂固之俄罗斯。欧战初起，英、法、俄、德相继沦于战祸之中，于是数国之民，念国步之艰难，凛阅垣之大戒，内政虽有未善，亦宁姑为隐认以同趋于举国一致之一途。即俄之虚无党⁵，亦尝停止其运动，而以捍御外患为重。此等美谈，固吾人时时所颂言于国人之前者也。而今忽于大敌当前之日，自起此天惊石破之纷争，此其中必有非常之暴政阴谋，内不足以安民，外不足以御侮，为俄人欲忍而有所不能忍，乃肯于敌军压境之秋，茹痛出此者。今昨所传，电音甚简，未能断其共和赤帜已否树于伯脱罗古拉德⁶之城头，然而经此壮快的革命之风云，君主国体，纵不能一时推翻，而自由政治之基础，必缘兹而确立，为无可疑。盖尝论之，世界之进化无止境，即世界之革命无已时，帝王之运命，将渐绝于兹世。即彼依其末光之官僚政治，亦将以失所凭依而日即消沈。于以知自由民权之大义，无论如何屈挫，终有时而昌。专制阴谋之恶政，无论如何披猖，终有时而穹〔穷〕。由外患言之，俄国今日而有此，固为彼邦之不幸；由内政言之，则实自由政

治之曙光也。

俄国革命之气运，久已弥漫于全国，兹将其远因近因，分别陈之。

一、新旧思想之轧轹。俄国之新旧思潮，久呈轧轹之象，对于亚细亚而有欧罗巴，对于英国主义而有德国主义，对于斯拉夫派而有欧化派。新思想则以伯脱罗古拉德为中心，旧思想则以莫斯科为根据，此二种势力，遥相对峙，反动不已。因之政治之底里，亦伏有此二大潮流，而时现不安之状。彼得大帝⁷虽为介绍欧洲新思想于俄国之一最有力者，而于输入政治的理想，则决非所好。故并自十四世纪时萌芽于俄国政治而渐趋发达之贵族议会，足为立宪政治之一基型者，而亦废之。闻英伦议会之限制王权，辄诋议之以为非。至加札林二世⁸，一时贤明济济，宜可以建改革政治之宏功矣。而以其时俄之社会，无中流阶级，足以运其思能于新政之上，故亦终于无功，甚可惜也。逮十九世纪初叶，开放农奴，施行宪政之运动，日以炽盛，其动机则起自贵族阶级，而近畿将校及大学学生亦与谋焉。当此之时，俄之志士，殒身于断头台上，与夫窜徙于西伯利亚荒寒之域者，固不计其几千百人也。后遂分斯拉夫派与欧化派，各谋振其权威于思想界。斯拉夫派以保存俄国国粹为主义，其理想多在过去，而萨马林⁹、亚萨哥夫¹⁰、李伯米亚哥夫¹¹辈其首魁也。欧化派以输入欧洲之新文明为职志，其理想多在未来，而古拉那夫士奇¹²、伯林士奇¹³等其杰俊也。亚历山大¹⁴即位，颇谋广布新猷，如下诏开放农奴，创设地方自治制度，改良裁判所，许可印刷刊行之适宜的自由，政绩昭然，皆足为俄国政治开一新纪元。惜也此维新之明主，乃反惨遭新党之暗杀。至其子亚历山大三世¹⁵即位，乃力反其所为，一以保守压制为主，凡稍含革新之质者，即排除之。一时新党虽慑于其威，而遏郁日久，将伺隙以求伸，此亦势之所不能禁也。日、俄交战之中，民党尝欲扬革命之旗，虽

未见显著之成功，而立宪思潮之勃发，固至今而未稍衰也。昔者彼得大帝尝言伯脱罗古拉德为窥见欧洲文明之窗口，由今观之，且为革命潮流之渊源矣。此其远因一。

二、虚无主义之盛行。俄国黑暗政治下之特别产物，即虚无党是也。是种秘密结社之组织最为严密，会员皆互不相识，其受党魁之命令，实行暗杀时，则先授以暗杀之械具，并附之毒药，以为被捕时自裁之准备，免泄本党之秘密。即无自裁之余裕，其受讯问时，则一委之于不知，此虚无之名之所由来也。虚无党之盛行于俄国，乃在千八百六十一年以后，其主义在灭绝皇族，而依暗杀手段以为一网打尽之计焉。其故由于是年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下开放农奴之诏，夫开放农奴为崇重人道回复自由之善政，何以反起如斯恐怖之反动？盖以俄国全国之地主，平时驱役农奴，同于犬马，耕作之劳，皆委之彼辈。故其子弟，皆不解稼穡之艰难。今一旦放免农奴，则小地主小贵族骤失其奴役，而又不能自作，乃相率售田于大地主，否则归于荒芜不治，而家以荒落矣。此等小地主之子弟，在学校肄业者，学费遂以不给，而军队将校之中，亦多是等之子弟，平居皆仰家中之接济，至是亦骤蒙其影响，其时近畿第一联队曾有百余人为反对开放农奴诏书之运动，盖为此也。以是缘因，不平之声，遍于四境，而芬兰、波兰之革命党人，亦相呼应。俄政府惊愕不知所措，乃禁止新闻杂志发行，改正大学学制，加以横暴之压制，废止星期学校图书俱乐部，侦察密布，缇骑四出，稍涉嫌疑，即遭捕罗。而文豪杰伦杰夫士奇¹⁶，即于此时陷身囹圄。国民因之益愤，怨毒所召，欲与皆[偕]亡。青年男女，多投虚无党中，而酷爱自由之亚历山大，竟至为之牺牲焉。厥后此种根萌，遂以潜植于俄都。此次革命之发动，与此虚无主义有密切之关系，盖莫可否认者也。此其远因二。

三、德国官僚主义之输入。自彼得大帝输入德国之官僚主义，

既已建立俄国独裁政治之基础，迨至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伊始，即宣言独裁权为彼得大帝贻其后世子孙永守勿失者，其根蒂益深固而不可拔。然此种政治之运行，益以促俄国国民之觉悟，而有非革之除之使为立宪代议制不可之信念。此其远因三。

四、革命文学之鼓吹。俄国之文学，人道主义之文学也，亦即革命主义之文学也。其思想家、著作家有所评论、有所创作，莫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主张人性之自由发展，个人之社会的权利，以充丰俄罗斯国民生活之内容。此其原因，虽半由于彼邦之国情为其黑暗政治之反映，而西欧主义之思想所与之影响，亦甚大也。观夫慈尔改捏夫¹⁷日记中有“我西欧派也”之言，伯林士奇书翰中有“我社会主义者也”之语，足以证之。盖自法兰西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之前，革命思潮之勃兴，社会运动之强烈，已足与俄人以绝强之感化，湛深之信仰。至千八百四十年末，此种人道主义之思潮，几表现于社会生活之各方面。其时有几多崭新之天才，受此新思潮之激荡，各出其血泪凝注之文学，对于当代之政治、法律、风俗习惯、道德传说乃至社会制度，加以痛切之批评，而其思想之中心，又皆注于农奴之开放，细民之地位。如哥尔哥罗奇¹⁸之《田舍》，慈尔改捏夫之《猎夫日记》，涅库拉索夫¹⁹之诗章，半皆诉农民之疾苦，而代泄其衷怀者也。他如龚加罗夫²⁰所著之《平凡之一生》，杜士泰夫士奇²¹所著之《贫之人人》，皆捧满腔之同情，倾注于惨酷之社会。而赫尔金²²之《谁之罪》，俾善士奇²³之《贵族之领地》，则又关于改善家庭问题者也。就中尤以赫尔金、伯伦士奇²⁴二氏为革命文学之先觉。赫氏自青年时代居莫斯科，尝与朋辈登高远瞩，临夕阳之美景，相与默契为人生光华之理想而奋斗。自是益复浏览德国海智儿²⁵之哲学，法国圣西门²⁶之社会主义，卒以二十三岁之少年，毅然揭革命之旗，以抗专制之政府，而开革命之纪元，标旨树义，不仅在回复男子之自由与权威，且并及于妇人，主张突破从来

之陋习，脱妇人于男子压抑之下。俄罗斯妇人运动之发轫，当推赫氏矣。伯氏于一八二九年在莫斯科大学，即立志以一生之活动，依科学与艺术之助，使自己之自性广为圆满之发展，更以其获得之真理，为人类应用，为同胞牺牲，与种种罪恶压制、恶习胁迫相搏战。彼尝见乞丐与车夫之惨苦，则自问曰：“社会如此，人尚有安心娱志于艺术知识中之权利耶？”遂以著小说为任务，以从事于人道主义之鼓吹焉。伯氏之后，则有杰伦杰夫士奇所著《艺术与真实生活之关系》，世推为名作，而《雷兴与其时代》一书，其有功于俄国民之自由思想者，尤为宏伟。雷兴之一生，殆以独立自主之精神与社会之偏见、政治之陋习宣战，而其传记，即其效命于人道自由之战史也。杰氏生平最仰佩其为人，故著此书，叙述雷兴之为人道自由奋斗如何勇烈，以与俄人以绝大之教训。逮一八六三年，以文字祸系身彼得堡狱中，寂寞铁窗，乃作《当何为欤》之小说以自遣，主张爱之绝对自由，俄国妇人之开放运动，得此益张其帜。而至一八七零年顷，虚无党盛行时代，妇人争投身其中，而甘蹈桁杨刀锯有所不辞者，有由来矣。晚近文豪如托尔斯泰、杜士泰夫士奇，其汗牛充栋之著作，无非为人道主义之阐扬，虽冒政府之刑戮，宗教之破门，而犹再接再厉，以与专制为仇者。其与于此次革命之影响，正不减于法兰西之卢梭、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诸人也。此其远因四。

五、农民之困苦。俄国社会，分为四等阶级，即贵族、僧侣、市民、农民是也。其中以贵族、僧侣为最有势力，而以农民为最苦，农民之数又占其全人口十分之九。农奴之制虽经解放，而一般农民之地位，终未进于改善之域也。此其远因五。

六、皇帝内阁之专断。俄自一九〇五年，虽号称立宪，实则仍为君主独裁政治。大权一操之皇帝，内阁议长恒处于无权之地位。由来膺斯职者，概以齿高或为皇帝宠任最专之人，与他立宪国之内阁总理绝殊。惟士多雷宾²⁷任此职时，颇能举内阁总理之实权，士

氏歿后古闊耶慈氏則并內閣議長之權威，亦不能舉矣。郭列迷津翁雖足以其高齡抑制閣僚對於議長之叛背，而謀其間步調之一致，則所難也。秀慈迷爾氏身為議長，而自投於閣僚暗斗旋〔漩〕渦之中，閣員更迭之頻，致彼不能久於其位，固其所矣。至於特列勃夫，則又以議長之資位，而不能統御一內務總長，卒使其內閣僅歷四十六日而殤，已遂挂冠以去，而內務總長蒲羅特蒲蒲夫且被正式留任。當其被命留任及新任司法總長之時，特氏並未與聞，翌朝始於報紙得知其詳。即彼新承大命之總理哥里金氏，司法總長多普羅羅福士奇氏，亦不自知大臣之任突降於己身。足見大臣之任免黜陟，其柄一操之於俄皇，他人固不能與聞也。哥氏既任內閣議長之翌晨，曾對俄京新聞記者宣言曰，“大臣僅對於皇帝有責任”，足知皇帝內閣之專斷矣。皇帝既欲伸其大權，因〔固〕不利統一內閣之存在，故除士多雷賓氏曾組織統一內閣而外，由俄皇降〔匠〕心獨造之內閣，皆為分裂內閣，蓋正惟其分裂乃益足以限制議長之權威，便于獨裁大權之行使，而政局之變動，亦以迭起環興而無已，足以激成此次革命之大波瀾焉。此又其近因一。

七、官僚反动派之跋扈。特列勃夫之內閣，既不幸短命而殤，哥里金繼之，官僚反动派遂乘此機以大得勝利。蓋特氏雖為官僚出身，而其政策頗主與議會協力，以謀國事之進行，而哥里金者，則與前總理秀慈迷爾同謀撲滅慈威庫縣自治機關之純粹官僚也。他如前教育總長伊古那杰夫，溫良儒雅，眾望所歸，而乃斥退之，使為士流所鄙棄之前伯脫羅古拉德教育局長之库里机兹奇繼居其職。此皆官僚對於民黨之示威運動，並以內務總長蒲氏與司法總長多氏相結，而固后寵於宮庭，跋扈之勢，日以滋長，而革命之動機，因以潛伏矣。此其近因二。

八、上院右黨之復活。去年殘腊開會之上院，多年跋扈橫行之右黨，旗幟頓衰其光采，其所決議，多與眾院之自由政策相表里，帝

党及官僚，因而失望。今年岁首，遂以皇帝之大权，先罢上院正议长库伦金氏、副议长郭尔贝夫氏，而以王党巨魁西铁谷罗威特夫为议长，以上院右派中央党领袖铁脱利夫副之，其所钦命改选之议员十八名，悉为纯粹右党党员。本年上院右党当占大多数，而左党之势力扫地以尽，可以预卜。是殆王党欲于上院抑制左党以牵制众院之自由政策，而非民党之所能堪矣。此其近因三。

九、后党亲德之阴谋。俄后因〔固〕德国皇家之女也，故俄国亲德党阴谋之酝酿，概以俄后为中心，而妖僧拉士布金与内务总长蒲氏，实与此种阴谋有秘密之关系。妖僧拉士布金以邪术祸世之人，而常出入宫庭，大得俄皇及其皇后之宠信，勋爵多畏惮之，一犯及彼，辄遭谴罚。近数月来，俄国政界之波澜，皆与彼有秘密之关系。如萨佐那夫之黜免外交总长，秀慈迷尔之被任为内阁议长，内政改革之失败，去腊议会之停会，彼皆与其谋焉。佛士脱夫为内务总长时，即颇注意其人，认为于时局最危险之人物。先是有伊辽多尔者谋刺之，事为妖僧所闻，伊仅以身免遁走。那威佛氏于去今二三月间，尝阴使鲁杰福士奇者，急往瑞典方面，其使命即在传关于暗杀妖僧之秘密命于伊氏者。以机事不密，又为妖僧所知，乃使人要之于途。使者归至芬兰境，遂以被逮。以内务总长之密使而为妖僧所捕获，斯以见此宫中怪物势力之大矣，而佛氏遂与其次长去职焉。洎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深夜，此久与宫庭之阴谋而隐握政治黑幕中绝大势力之妖僧，竟横死于优斯蒲夫公爵邸之地下室中，越四五日，其尸始发现于尼涅河之一桥下。天之报施恶魔，固有时而著也。妖僧既死，与之有密切关系之秀慈迷尔及内务总长蒲氏，益以自危，而宫中之俄后，亦以丧此嬖宠益引蒲氏等亲德党以自厚，蒲氏之正式留任，即发表于妖僧惨死之数日内。盖妖僧与秀氏、蒲氏及俾奇林大僧正，皆为著名之亲德党，其奔走宫庭之中，以为单独议和之阴谋，似已有线索之可寻，而妖僧被刺之惨剧，或

即大革命之先声也。以俄国政治之黑暗，内部之秩序最难保持，故其内务总长之责任最重，因之其权力亦最大。开战以来，俄皇由议员中擢充斯职者，于今已为二度，即前内务总长佛士脱夫与蒲罗特蒲蒲夫也。佛氏以官僚而膺斯职，原无足怪。蒲氏则以豪农与工业家著称，甚有势力于地方，自第三议会以来，充众院议员，为十月党²⁸之中坚人物，故能被选为副议长。以其阅历言之，实为民党中之温和进步派。当其入阁之初，世对之属望颇重，以为从此俄国之政治方针，庶有倾向于自由进步之望矣。而孰知其入内阁也，并未谋及同党，一入阁台，即宣言脱离十月党，而投降于官僚。政治家之节操，弃若敝屣，而其保守之政策，或且在官僚之上也。最可疑者，彼于去年夏间，尝以议员团长之资格，访问英、法、意诸国，归途于斯托荷伦与德国外交官某相见，谈及议和之条件。据蒲氏所自述与当时列席之上院议员奥士费夫所证，显有矛盾之处。归都不多时，即膺此秩，似与斯托荷伦之会见有联带之关系，其事至今悬为疑问。近顷哥里金及蒲氏时往来于俾奇林大僧正之门，而最近又闻彼与哥氏因议会延期开会及改选意见殊不一致，俄皇因闻妖僧被刺之耗，亦匆遽还宫，而努力于政府与议会之调停，蒲氏仍得安于其位。此以知俄国宫庭〔廷〕中之黑幕，必有亲德之阴谋，而盘踞要位之蒲氏，必为亲德阴谋中之中心人物，而于宫庭〔廷〕有绝大之奥援也。俄人排德之思想最为炽盛，无问于国粹派、欧化派，莫不皆然，尤以自由民主党人，极欲摧德以除其专制政治之护符，今见少数之王党，欲挟宫庭〔廷〕黑幕之阴谋，与德单独议和，外纵敌而内召乱，此举国所以愤慨忧惧而至革命卒兴之不可以已也。此其近因四。

十、守旧派之反对国会。日、俄战役中，俄之革命运动几有不能遏止之势，遂至开设国会而国粹派及官僚反动派则竭力反对之，谓为违背彼得大帝之遗旨。当第一议会开会时，有所谓“俄罗斯人

同盟²⁹者，即为若辈所组织，以试反对国会之运动者也。厥后遇有皇帝及宫廷中人举行祝贺典礼时，彼辈辄为狂暴之示威运动，卒以官宪之干涉，归于无效。此次战起，俄人鉴于开放奴隶、日俄战争时之骚动，惴惴焉多所警戒，幸而开战之初，召集国会，殆以满场一致可决十三亿卢布之军费，此固足以验俄人排德思想之盛，亦以政府于此实许以种种改革内政之条件，明白宣布于议场演说之中也。后以反对党关于内政改革之希望，时与内务总长之意见相反，因之政府与国会间之纷争迭兴不已，卒演出去腊被命停会之事，此全为蒲氏一派所主持。至于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例应开会之会议，蒲氏又主张延期，而哥氏则殊不谓然。蒲氏主张众院议员期满改选，俾以抑压民党之势力，而哥氏及其他阁员之意见又与之相反，以为战争之中，波兰等处尚有在敌军占领之下者，主张延长本届议员任期，哥里金内阁几以此又复瓦解。此次俄皇还宫，尚从哥氏之议，谆谆诏谕，尤以政府与议会，宜相协力为言。比至开会之期，议会亦未至有如世所悬虑之骚扰，世方为俄幸，谁复知其为万木无声待雨来矣。盖不去庆父，鲁难未已³⁰。蒲氏与议会已成不两立之势，蒲氏久居要职，竟以激起此次掀天动地之波澜。吾人溯本穷源，未始非守旧派反对国会之一念，有以启之也。此其近因五。

十一、工党之激昂。上月中旬，俄政府以革命党之嫌疑，逮捕中央战时工业委员会之代表人物数名，该委员会力辩此会为工党之稳健派所组织，旨在赞助政府。该会委员长古奇阔夫更向俄都军区司令官，请撤退被拘工党领袖果兹铁夫家宅之警卫，并请释放果氏。警卫虽撤，而释放果氏之请，竟未邀允。该会正副委员长复以此事涉及革命之阴谋，颇耸社会之耳目，乃约两院主要议员，开评议会，明示此事之真相，以解世人之惑。委员长古氏详细报告关于工党之事业，评议会决议以该党之事业行动，无认为如政府发表之危险之理由，遂向哥里金总理发一警告，谓最近政府对于工党所

执之压制手段，恐将召可怖之恶结果。工党对此异常激昂，率相投袂而起，以猛烈之同盟罢工，为示威之运动。此俄都本月八九日事，识者已预知其为革命前之月晕础润也。此其近因六。

十二、面包之缺乏。此猛烈之同盟罢工，虽由逮捕革命党之激起，但此外尚有一大原因在，即面包之缺乏是也。法兰西革命之勃兴，固自原因多端，其为最近之要因，亦在面包问题焉。俄国之谷类，尚有积藏于各地者，而以运输供给之方法不善，以致莫斯科及其他重要都市，面包之供给，颇告不足，故罢工之工人，横行市中，面包店有遭其破坏者，交通机关亦一部被阻，宪兵及哥萨克兵皆列队弹压，此革命前之形势，亦足数为革命之一因也。此其近因七。

此外之原因，未能悉举，择其大者要者拉杂述之，如斯而已。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19—21日

共和国与荣典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爵赏之制，专制政治之产物，野心家资以为笼络人心之具也。共和国不宜保留之。为其助长国民之虚荣心，徒贡臬杰之利用，足为专制之媒，共和之蠹，民国政治之腐败，未始非此制有以助成之。

日昨，宪法会议讨论此问题，议员王侃君主张明定大总统不得颁赐荣典，洵为合于共和原理，精确不磨之论。盖吾之国体既为共和，则凡专制之副产物，有背于共和原则者，均宜拔本塞源，以祓除之，于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开一新纪元，安可陈陈相因，漫为承袭，以自蹈于积弊而不知所自反也。

或谓：此制各国沿行已久，亦足以鼓舞国民使之益自奋勉，尽瘁为公。吾以习于专制政下之国民，乌可骤然废之，不知美国宪制，大总统固无颁赐荣典之权，而其国民之急公好义，不惟不让于他国，或且过之。吾人亦乌可妄自菲薄，而自愧馁于美国之民哉。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 年 3 月 22 日

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国前内阁总理布里昂氏之不安于其位也久矣。巴尔干半岛联合军失利以来，英法之舆论，渐集矢于其内阁，以纠弹其失职，于是英国主张渐进(Wait and See)之爱斯葵斯内阁因以瓦解，雷德佐治出而代之；同时法之布里昂内阁亦呈兀臬不安之状，大有践蹈爱斯葵斯覆辙之势。幸布氏夙以主张急进著称，故能以改组维持之。前次改组之内阁，实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发表，其阁员如下：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布里昂
司法、教育兼劳动总长	威韦亚尼
内务总长	麦威
财政总长	李柏
陆军总长	廖铁
海军总长	拉克士
军需总长	亚尔伯尔多默
农商总长	堪连孟达
运输、兵站、民兵总长	耶律奥
殖民总长	慈米尔古

军事内阁阁员如下：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布里昂
陆军总长	廖铁

海军总长	拉克士
军需总长	多默
财政总长	李柏
法军总司令军事顾问	霞飞将军
法国北军及东北军司令长官	尼菲优将军

内阁既已改组，军事内阁亦同时成立，且于法国议会对百六十五而得三百十四之多数信任决议。世方谓法国新内阁之基础将从兹稳固，其策战视前且益果断敏决，当大利于军事之进行矣，而乃才历四阅月，又以更迭告焉。据今昨电传，新内阁总理乃为李柏，其余阁员如左所举：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李柏（前财政总长）
司法、教育兼劳动总长	博尔格司（新任）
内务总长	麦威（继任）
财政总长	诗尔（新任）
陆军总长	彭礼夫（新任）
海军总长	拉克士（继任）
军需总长	多默（继任）
农商总长	堪连孟达（继任）
运输、兵站、民兵总长	瓦拉（新任）
殖民总长	（未详）

以新内阁与前内阁比较观之，除李柏氏升迁总理外，其他要职如海军、内务、军需、农商，均未更动。惟陆军总长则以彭礼夫代廖铁氏，而财政总长则以诗尔接充。诗氏所执之政策当无异于现内阁总理即前财政总长李柏氏，可以测知。然则前内阁之倒，必以前陆军总长廖铁氏为主要原因。盖廖氏之为人，英迈果决，胸有霸图，素为中央政界所敬惮，故恒遭排斥。前次布氏改组内阁时，乃毅然起用之，世且以此称为布氏之英断。卒以廖氏以军人之气质，

行动每邻于武断，遂为国民党所不喜，而布氏且以起用廖氏为怨府焉。致改组不久之内阁，中道又复倾折。甚矣，党派嫌怨之不易销泯，异派分子之难于并容，而使事实之如人理想以顺利进行，固若斯其难也。然法以军务繁迫之秋，各党复修旧怨，不能一德一心，捍御外侮，致令内阁屡倾，殊于战事不利，吾人不禁为法国政局之前途抱悲观也。至于军事内阁之制续行与否，以电简未详，以余度之，此制仍当续行，必以诗尔、彭礼夫二氏继布里昂、廖铁入阁，余则或无变动，盖斯制于军事进行甚有利焉。姑志之，以观厥后。

署名 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24日

面包与和平运动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三载以还，世之理想中为欧战执和平运动之劳者，多期诸北美合众国。近以德国潜艇战之横暴，美人亦已按剑而起，即酷爱和平之吾国民，亦不能不仗义执言，终竟踵美之后与德国断交，则此后对于欧战执和平运动之劳役者，乃在交战国国民腹中缺位之面包。

俄国亦既以面包革命闻矣！虽其发动之原因，固有多端，而面包之缺乏，已足因之以证实。今德、奥又以面包骚动告矣！似此枵腹之民，驱之应战，其何能久？即令其爱国心视爱生命、爱面包之心绝强，亦将以朝为斗士夕为饿殍，使之不欲归于和平而不得。此面包之于和平运动，所以有莫大之权威也！

他国姑且弗论，兹仅就德国言之。初各国谋以四面之封锁，断其咽喉，以谓将来之饥谨，必足以困之矣。而德于过去二载余间，以其与联合军战以上之努力与粮食问题相鏖战，其结果乃能反乎各国之所预期。去年虽不幸丧其有秋，亦奋力使之不以饥谨而罢战。究其原因，殆有四焉：（一）德国之于粮食，本为大部足由本国自给之国也；（二）自开战之初，即以国家之权力行调节食粮之非常手段也；（三）能以其文明之特征，巧行代用品之制造也；（四）竭力由占据地域，征发饷糈也。总此四端，德人始能坚忍耐战以至于今日，论其成绩，不可谓不著矣，但此后联合军封锁之网将益严密，迟早不可知，终有德人不能堪其苦痛之一日，此即面包解围之期至

矣，今岂犹非其时乎？

昨阅胡适君之《藏晖(室)劄记》，见其题西报讽刺画诗云：“为计三年蓄，朝朝减带围，但能捷报至，真可以忘饥。”画为一饥夫，已现瘠枯之状，频自缩束其腰带，盖讽德人之忍饥应战也。今则三年之蓄垂垂尽矣，战场之捷报频频至矣，而此枵腹从戎者之带围究能消几度减？此望梅止渴之捷音究能常使之忘饥，以维持其生命否乎？据德国粮食总监巴脱慈奇氏之报告云：“去年马铃薯（战时面包原料之主要品）收获不良，仅得二千一百万吨，视前年之得五千二百万吨者，以之换算其代用目的物之谷类，今年当较去年有二百万吨之不足。”则德国面包问题之迫切，可得而知矣！然则今昨传闻柏林市民因粮食缺乏起大暴动，不为无因也。

交战国间之不能足食，大抵相去不远，和平之曙光，必将昭发于面包问题。果由是而能解人类旷古未有之战祸，吾人当为人类向面包而鸣其感谢。为之狂呼曰：神圣之面包！权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爱之面包！

署名 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25日

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据十九、二十两日日本东京《时事新报》载，纽约十七日路透电称，十六日午后二时三十分米海尔大公亦退位，罗马那夫朝之系统遂以断绝。又纽约十八日路透电称，民众之感情均倾于共和立宪制，而以现内阁总理李佛夫为临时大总统，足证新俄罗斯共和国之基础，已确立于其国民之思想。从兹吾中华民国之近邻增一姊妹共和国，固不仅为吾邻贺矣！

新内阁实组织于众院行政委员会，阁员多民主党知名之士，平日之行动，大博国民之信任。兹将其略历，约述如左：

内阁总理兼内务总长 李佛夫（众院中央党领袖。由自由思想之渊源萨马腊县选为议员，全俄州会联合会会长。近日电传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者，即此人也。）

外交总长 米留哥夫（众院立宪民主党领袖。去年十一月中旬，于斯调门内阁时之议会，摘发总理及其秘书官马尼罗夫之亲德政策及其阴私，慷慨激昂，议会中各派，无敌无友，鲜不为之喝采，世视为俄国宪政之神。英、法诸国，对于氏之行动，大加赞赏，故有亲英派之称。后多卜罗文博士遣蒲罗霍季谋刺之，忽因蒲氏之自白，其谋遂泄。同党及民党大同团结中各派，咸以政府出如此恶辣险狠之手段，残害民党，愤甚。氏盖俄国立宪政治之急先锋，奔走